

古石請教通有目

12
57
5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七 冊	二 七 號	五 架	別 正 史 類	漢 書 門
-------------	-------------	--------	------------------	-------------

漢 書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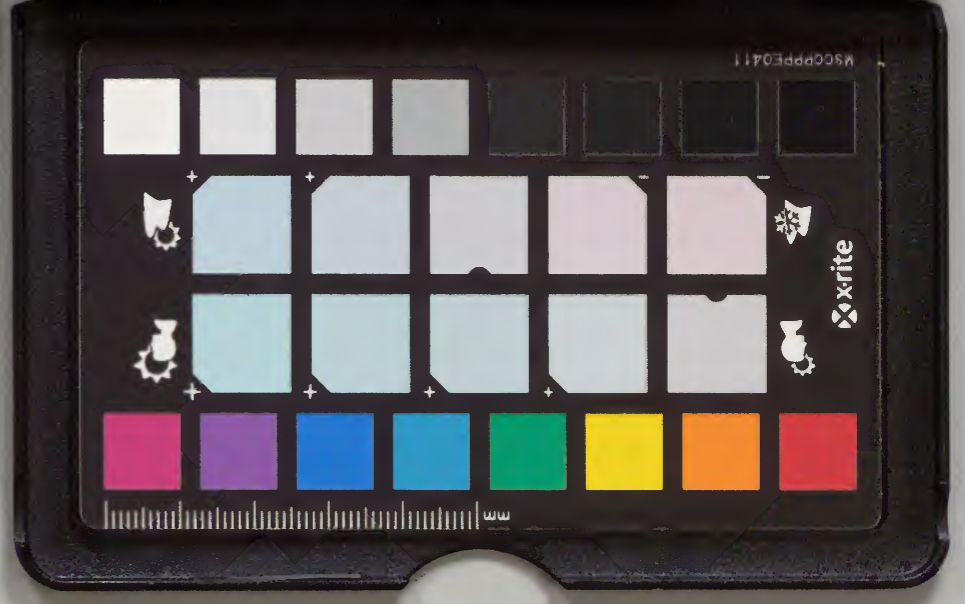
五 七 冊	一 五 六 六	五 九 六 六	漢 書 門
-------------	------------------	------------------	-------------

內 閣 文 庫

三 三 函	五 九 六 六	五 九 六 六
一 八 架	五 七 冊	五 七 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6
冊 數	57 (56)
函 號	283	33



山寺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八

應丁未 考異 擬要起丁未下有漢高祖劉知遠晉天福十二年盡辛亥下有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凡五年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

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造辭管主於此以易素服紗帽迎契丹

遣封立門外契丹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契丹主

我無心商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

入日暮復出叱於赤岡執揚承勲責以殺父叛契丹殺

城之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割北

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仗號

詔罵以杖扑之勲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竊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死
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
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梁陳橋門外東化去三十里宋太祖次陳橋驛軍士
被以黃袍呼萬歲即此案陳橋門今汴城東北門是
實一統志云陳橋驛名在開封府城

書法揚承勲不書何著反君者之報也於是并殺

發明綱目於契丹之集屢書于冊而以德光書名則

禍之始也今馬入大梁則書之殺胡林則書之者又所以志

其不能盜有中國歸而遂死之本末也夫以胡虜之

酋貽禍至此皆由中國不能自立故綱目謹而志之

於以正華夷之分嚴內外之防不以其德光書名越號盜

得也此則綱目不

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
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斤使人謂

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祈守者乃稍得食黃

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也初契丹主阿保

其地置黃龍府和龍城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磔犬懸羊皮為厭

勝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

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

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

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

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守之藩鎮

皆降

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揚涇州拒集覽
契丹而雄武節度使向重健以秦惜成州降蜀李春命九
懸羊皮為厭勝此亦如禮記鼎昂有大陵積尸之氣
門際讓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以禮於四方之神
所以止其災也願勝者厭伏而克勝也磔竹伯反厭
盜涉

書法 書契丹以何畿也道不足夷之於降者矣
發明 嗚呼五代迎降之弊至此極矣始然莊宗滅梁

命則降之敬廟南則降之亦已極矣猶號曰中國
之入也今馬德光以胡虜之酋乘晉人之失策盜入
京邑四方藩鎮而有人馬則必被其急動固封守
要結鄰援仗義討虜上以救君父之急下以止殺掠
之禍縱使未成亦足少伸大義胡虜雖強豈能
慮即加害而乃不是之思甘心稽服上表稱臣爭先
恐後則故網目於此以晉諸藩鎮皆降書之繫之晉
可痛哉

則見其反君臣虜謂之皆則凡無一之能自立是
豈非迎拜投降之弊慣凡皆然至是極歎哀哉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社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貯恒
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為
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漢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
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無之徐思其策
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殺也陳橋會久雪凍殺成趙延
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
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南征五年不群甲僅能
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群甲僅能
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
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
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
如此豈非為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
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昔
吾父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今幸入吾
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不質其妻
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資使戍南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遼何憂其為變哉契丹主悅由
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集覽
斷割斷法
割裁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
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接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
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者
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渡橋
見社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
何負為此哉所破衝哭而去

發明

此不書契丹封晉主為負義侯而
此不書者不子夷狄之對中國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
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
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刀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
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
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
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

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畜之內庫欲輦
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覽
兩畿東西二京也鄭玄曰畿天子千里地夏
曰縣內殷周二京也鄭玄曰畿天子千里地夏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
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
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
嘗論諫契丹屢深入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
冊入汴乃介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
賜詔褒美乃介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
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禮比之朝而仍賜以木
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校之不事北朝意欲何所
孔山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
失人心必不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
用兵當隨時宜於今契丹新據京邑未將北去况冰
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况冰
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也萬全昭義節
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漢高祖二年

四

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
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以副使趙行遷知晉後以其姻家
王守恩與防
佐之遂行

發明

既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所以
見河東之強力足拒虜而不之拒坐視晉朝傾

覆而不之顧所以深罪之也故晉已亡矣而猶繫之
晉者所以表其為晉臣而不救晉也其曰奉表而不
曰補臣者猶為
中國諱之也

進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

發明

既書入貢契丹又書勸進河東此固高無賴之
故智也然契丹外秋而從誨反書入貢又何以

見華夷之倒
置矣悲夫

○唐主立其弟景逵為太弟

唐主立齊王景逵為皇太弟徙景逵為齊王弘冀為太
王景逵嘗與官僚燕集賚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逵
方與客博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
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逵飲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逵
生剛直唐主每與室近臣飲馮延巳延賢魏岑陳覺輩
極頌論之態景逵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
近後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
宮陽醉撫景逵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逵曰群小交構禍
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逵曰群小交構禍福
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
至自是每遊宴景
達多辭疾不預

唐遣使如契丹

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脩復諸陵契丹不
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棟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師
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
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
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
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唐高祖天高十三年

五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具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快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特契丹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而外諸軍事

集覽

通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而行之

發明

中國行朝賀禮多矣未有書于冊者此固中國之常禮也至於契丹行之是蓋夷狄之變矣故

謹而志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今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先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者非我王而誰宜先位號然後出師乎萬歲不巳知遠曰虜勢尚疆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天之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謀曰劉使映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謀曰劉使映人苦其暴虐輩若殺之乃斬原及契丹監軍奉暉為晉後知遠即位詔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晉後唐與漢為諸道為契丹所誅之劫氏曰五代之晉臣為使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威而漢與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晉所威而漢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因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真而勳舊重將如桑維翰不得與兵維翰可以賞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通鑑綱目卷五十七

漢高祖天福二年

六

集覽

以當國責李崧初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

發明

知書知遠雖有遷延不救晉室之深然晉主荒淫發

臣用事不至於大壞極弊而自立今馬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足以載胡氏之言正氣故綱日書之無貶詞而以分注載胡氏之意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集覽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問已過數日乃番兵成承

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

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燕京東北千四百里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六十里至榆

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六十里至榆

山盡皆麓惡不毛主山忽峭技摩空蒼翠全類

江左乃醫巫閭山也何保機墓在錦州之東

志云錦州遼初所置本漢之無慮縣地晉時為慕容氏

所據置西樂郡隋唐以來皆空虛遼於建為錦州臨海

書法

誠書也故不書不及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契丹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

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

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伏悉輸官

冊入沐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

刺史不通政事華入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

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

減千百溢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

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

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契丹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

云溢水出鄴郡西北溢扶雨反

接實 後周之縣各屬

成安郡隋罷郡於縣置磁州後罷之唐改為惠州後復為磁州宋以昭義縣省入滏陽元初陞為滏源軍節度屬廣平路後復為磁州本朝省滏陽入焉改屬彰德府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入無怨言知遠從之

書法

晉主矣稱名何別重貴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

詣晉陽

考異

提要奉上有遣使二字

建雄晉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知遠遣張晏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朗因之大將藥可憐殺從朗推晏洪權晉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晉後暉斬使者

契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引兵南向高防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潭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潭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書法

既不克矣何以書存中國也能拒契丹雖不克書之雖賊帥書之

契丹以李從益爲許王

唐王淑妃與解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

集覽

解公解音荀周武子所封國在平陽

實一統志云(解)後周之縣名屬汾陰郡隋改屬蒲州唐初屬河中府後省入猗氏縣故址在平陽府城西南

四百里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群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彥卿至甬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卿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解去

三月朔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胡氏曰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因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洽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辯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

集覽 帝太建十三年 變書行入閣禮其予之

之有也綱目一書 再書悲之甚也

聖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契丹以蕭

翰為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後為契丹主后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箐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箐不得施馮延魯曰相持不戰走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
契丹德光發大梁
安引兵入福州李
仁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省數千人
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
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
今人佯罷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

之考證當作契丹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
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入而觸牘十餘萬或告
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
服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
必有其發乞顯示之凡六
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

副使王章為三司使考異

提要指上○晉以蘇逢吉蘇禹

珪同平章事○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
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漢陞為永安軍後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為靖康軍又置
麟州路元初復置府州後降為府谷縣屬葭州本朝
因之改屬
延安府

契丹寇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

憲考證寇當
作攻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知遠遣史
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為嵐
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
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嵐憲嵐本胡地樓煩監也唐置憲州
置嵐州憲本樓煩監也唐置憲州
摺實
魏一統志云嵐後
魏之州各因山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

為各屬新興郡隋改置樓煩郡唐初改置東會州尋改為嵐州天寶初改為樓煩郡乾元初復為嵐州治宜芳縣金陞為鎮西軍節度元復為嵐州大業初改州為樓煩郡太原府憲隋之州名治岢嵐縣大業初改州為樓煩郡改縣為靜樂縣唐初尋復為憲州宋初改為靜樂軍尋廢軍復置憲州治靜樂縣金改為管州元因之本朝省入靜樂縣改屬太原府

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伏沂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晉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眾以為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進廷熱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蟪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將馬海擊契丹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遠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不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造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饋三失也胡氏曰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社重負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辱戢暴而禁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城入社搜貪其位而去雖古之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鬼使遲留歲月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唐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曰延魯已延魯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魯已岑猶在本根未珍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必感威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叅軍流覺於蘄州延魯罪不容誅但制誥徐鉉史館脩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制誥徐鉉史館脩撰韓熙載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漢高且天高二年 二

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
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延
已為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
必為網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敗和州同士參軍
集覽 矯詔擅興與兵之人謂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集覽 殺胡林胡本作孤按契
丹志殺胡林者村民於

林中射殺一狐因名焉今名
死狐嶺在真定府欒城縣北

發明

君則中國如之何哉曰春秋之辨然春秋夷而進於中

徐越之君耳若夫曰戎曰狄曰赤狄曰白狄之類春秋
初未嘗進之也耶律德光之禍網目戒之深矣書其
救立晉帝書其禮是夷狄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朝賀禮
書其行入閣禮是夷狄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朝賀禮
止書契丹於其名則止書德光至其斃也書姓書名
書死以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也夫德光雖強不遇
夷狄之首耳不幸世道衰微宇縣分裂德光乘隙肆

屠毒流中土若使之齒諸中國則華戎倒置冠履失
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狄之耳或曰劉石符姚離其本
夷狄也何以書國書主昔卒乎曰劉石符姚離其本
俗乘時崛起盜有疆宇捨禮而襲冠帶據中土而
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創以僭國處之非若德光
率腥羶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諸夏屠宰生靈之
比鳥可以此方彼哉通鑑及五代史於德光皆書卒
綱目凡夷狄書死而於德光尤謹所以扶天地立人
極別人類於禽獸異衣冠於左袒其垂世教也大矣
有天地國家者觀此其亦強於致治克謹明德母使
穹廬辮髮之俗階猾夏
之禍其亦庶乎可也

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考真 此條當接住
上條為是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盈
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犯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
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
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
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延壽不知自稱受契
同兀欲銜之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特諸部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契丹與高麗上

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若不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接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延壽乃止志云
(臨城)唐之縣名屬趙州五代梁改屬鎮州晉復屬趙州宋初廢後復置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府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晉以劉崇為北都晉守

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

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為太原尹崇集覽石會關名在潞州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考異此設書謚考證當去文昭二字字分註謚曰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範最長請友之璽彦瑫李弘臯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即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彦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彦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書法

兵未有書所從出者書出晉絳予其得也是策也郭威有力焉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羨朝夕適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推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使問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廷勳崇羨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為人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揚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搜刺奚王之名拽羊列反刺音辭

集覽

奚王拽刺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特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晉燕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避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雜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勣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馬私第

書法

上書劫稱下書避位則殺之者過矣

契丹兀欲勒兵出塞

契丹主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河保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荅為中京晉守晉文武士卒悉晉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集覽 麻荅契丹主從弟之名

晉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得一人母

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

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使又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礪之曰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是夕憤恚而

卒

集覽

解里契丹酋帥之名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侗嗣

考異

此並誤書謚

考證

當去忠獻二字

分註謚忠獻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集覽

洛陽注見周顯

年王三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吉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晉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盃麥飯灑明宗

集覽

明宗陵即徽陵注見晉高祖天福二年

書法

書李從益何劫立且避位也亦既稱臣表迎而必殺之過矣故止書李從益以為是一夫也徒

殺不辜而已

發明

從益為蕭翰所劫綱目書之甚明而知遠必殺之而後憚亦可謂伎克之甚矣此事觀之其失

見自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史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書法

書始何不急辭也知遠之得國也取於契丹之手而其初猶有不忍亡晉之心故綱目於此多

辭予

發明

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以後始書國主此亦循名責實之意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質實

一統志云木葉山在遼東都司廣寧中屯

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像并八子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水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

分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葦王為箭鋒相遷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陳使

彥韜迎降於葦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

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太后於阿保機

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服南寇

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太祖陵也在遼東廣寧中

屯衛東三十里木葉山

於分注則稱述律太后於綱目則止書兀欲幽其祖母此蓋不予夷狄稱中國母后之號耳

貴華賤夷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唐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宗主聞契丹主德光死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畧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

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谷以求援麻谷遣其將揚玄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皆無盜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書法

知遠重威皆晉臣也於是不願臣漢則書拒命援罪益深矣綱目予漢以正故書非命書討之

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逐契丹

將麻谷遣使降漢

集覽

恒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麻谷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狀目焚之而殺之懸人形膽手足飲食

起居於其間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谷常疑漢兵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餽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南歸之志前穎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階結軍中壯士謀攻契丹奪守門兵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印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府谷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掠掠儒者竄匿八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上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諫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谷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取律忠合忠即五也馮道等四出安撫安民衆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一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忌遣軍士圍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殺二人以滅口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

綱目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三

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止之漢人嘗事麻答者再
 發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虛謂之白麻答者再
 集
 州今真定府是也鎮撫實一統志云唐之州名治
 五代時梁改為武順軍唐復為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為
 成德軍周改為鎮州宋為真定府金屬河北西路元改
 真定路本朝改為
 真定府直隸京師

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
 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
 衆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
 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
 吉為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漢主嘗令靜獄以祈福
 逢吉盡殺獄口還報及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楊
 邠郭威度務委逢吉及蘇禹圭二相決事皆出曾臆不
 拘舊制用捨黜陟惟其所欲漢亡方倚信之無敢言者
 逢吉亦貪詐子逢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
 集覽

謂文法
 深刻

撫實 一統志云平陰春秋齊地名魯襄公會
 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即此漢為盧縣

晉因之
 州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

發明 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唐祖起義約法十二條沙
 陀始入大梁而立法如此其能久乎揭而書之

失自
 見矣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朔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希萼書言劉瑋瑤等違先
 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瑋瑤白希廣
 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廣殺之
 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
 還朔州希崇嘗為希萼詞
 希廣語言動作約為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
 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

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詢立唐晉契丹謹更據中原南
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詢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
謂之高
集覽
武信王即南
平王高季興

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

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男
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十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
床剝剔等刑
號生地獄

發明 晟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八人則
其餘兇虐抑又不言可知也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
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
高行周慕容彦超共討杜重威彦超欲急攻城行周欲
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彦超揚言行周以
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
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

器制貞固濤並同平
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
為朝廷所容遣使降蜀

冬十月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
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
主然之慕容彦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彦
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
多出降者彦超固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
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至幽州兵千五百人
戍亦漢主至盡殺之於繫臺之下至是張連將幽州兵
二千助重威漢王遣人招諭許以不死連曰繫臺之卒
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
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張連先
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

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貨籍之以賞士從之以重
威為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司馬公
曰漢高祖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
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
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祿運之不延也宜哉
胡氏曰漢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
之政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末年之道况重以三矢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
可殺矣

十二月蜀人侵漢○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愛於從攻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夷其族○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于蜀○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侖而立其弟弘俶

弘侖性剛嚴誅抗越海法吏三人統軍使胡進思恃
立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有所誅議數面折之進思
怒不自安弘侖與指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
監使弘侖召承訓召承訓以為進思驚盛難制不如容之弘
侖猶豫未決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
服入見弘侖叱之不退猝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
僑稱王命告中外云梓潼風疾傳位於弘俶因帥諸將
迎弘俶於私第且言承訓相示德昭德昭至立於前不
拜曰俶見親君進思亟出襄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侖
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弘俶曰能全吾兄
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
殺水立昭券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
之何害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

畧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
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一

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
 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
 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
 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怒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
 怒至帝問怒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爵官
 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帝曰匡贊
 父子本吾人也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
 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
 等將行帝召入卧内執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
 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高○漢以馮道為太師○吳越遷故王弘侖於

衣錦軍

吳越王弘侖遷故王弘侖於錦衣軍遣都頭薛温將親
 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謂設質實所一統志云衣錦軍吾代唐
 之集覽非常有殺害之旨質實所一統志云衣錦軍吾代唐
 縣尋又於縣置順化軍後復併入臨
 安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杭州府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
 蜀兵已入秦川發木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
 恐牙兵仁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夜捕思結首請自
 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結凶暴難制不
 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
 景崇邀敗之將張慶劍至寶雞侯益拒之慶劍夜遁景崇
 追敗之俘將舊見秦川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卒四百人率然而夫卒然而還以是為反覆故再書反

漢主高祖社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揚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
 奉辭兩泣而夫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
 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且
 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徒
 衆皆斬之磔尸於市入爭啖其肉二月立皇
 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考異

按分注何承訓請誅廢君

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設書誅也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微惡其反覆且懼召

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微命之日不聞此言

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

大乎溫聞之率眾而入斃之庭中入告弘微入弘微聞此言

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微畏忌進思亦曲意下之進思

死內憂懼未幾疽發背

漢以王景崇為鳳翔巡檢使

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州

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所受密告詞主未之知或疑於

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肯告景崇而去景崇悔之及益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日出朝參政有是命

書法書起復其為某官多矣未有書某以母喪起復

君命迫之也此其書何弘肇遭喪數日自出朝參非有

所不得已而自為起復云耳凡非金革書起復交讎

復七詳君貞弘肇於五年合是無書起復者矣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發明不曰漢起復弘肇而曰弘肇以母喪起復

哀貪祭之罪有所歸矣書之如此正其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通鑑綱目卷五十七 漢隱帝乾祐元年

大各府周改為天雄軍宋陞為北京大各府直隸京

漢李壽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壽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且一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且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壽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壽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問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其客趙修已善術數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其驍將王繼勳將兵據潼關同州涇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謂守貞所為奏請乞為之備詔羅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為所保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壽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惡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疆土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契丹兀

欲如遼陽

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謂見契丹尼禪奴刺聞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契丹主使取賜一統志云遼陽漢之縣名為遼東郡治之

漢因之晉廢遼復置為東平郡附

初罷縣置定遼中嶺為遼東行都司治所隸山東道

五月河決魚池

質實

魚池有二一在西安府臨潼縣一在重慶府城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遊此世傳為巴子魚池二處未詳孰是

六月朔日食○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知州閣集鳳翔丁壯詠言討趙思紹仍牒邠州會安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

昭遠初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計會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冀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立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

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羅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久不稟承

集覽

注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求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變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謂

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馬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處

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真於言意之表矣

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

道若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漢周四易主矣故云然奇貨之可居秦昭襄王十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也

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也

集覽

道歷

音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乃說之云云異人遂亡歸得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國今謂馮道視郭威為奇賞也

蜀以趙廷隱為太傅

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

郭威以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使危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字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皆溫辭色而受之違許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成下揚旗伐鼓誦囉諾謀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成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將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深濶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成而聞吾仰而攻之何異

士卒後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先安牧焉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思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為合之眾曰守貞有輕我之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其小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艦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集覽連衡秦本社太史公曰外連衡而闕諸侯注高王十五年從橫稱吾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馮城馮讀曰憑乘也梯衝注見前唐德宗建中四年番步卒謂以步卒輪番守火鋪

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王景崇殺侯益家屬

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律在外符免仁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歸于益家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漢書卷九十五

注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反遣人齎蠟丸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好死者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集覽

總倫僧名先嘗言守貞必為天子分野有災禮春

星以觀妖祥注星紀吳越也玄括齊也椒訾衛也梓婁

魯也大梁趙也實統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

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

客星彗孛之氣為象史記天官書注星經云角亢鄭之

分野兗州氏考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兗州

南斗牽牛昴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

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

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

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益軫楚之分野荊州鶡起之

時莊子曰鶴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巔城壞巢

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為起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大城暉擊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遣千餘人環中執

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

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被鳳翔僕射母怡齋上疏諫

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

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

不聽思謙遣中貴將兵二十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

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

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引還

補撫寶一統志云南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南四十里即

反散關渭水在鳳翔府寶雞縣長安藍田等縣界西抵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十一

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
 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廢藏之物及洛陽
 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亦聞而惡之翰
 而二弟嶼義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
 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
 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俸凡入軍獄者使之隨
 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群情震動弘肇巡邏京
 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盜屏跡而冤
 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取多所欺匿嶼扶
 其負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
 召崧送侍衛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
 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
 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
 無不窮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
 日穀謂崧族子秘書郎昉曰李氏之禍穀有為
 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
 節度妻親吏楊乙反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
 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
 田廬也猶言別墅嶼家呂反
 義語綺反難耐猶言一尺耐

集覽
 業

唐遣兵救李守貞次于海州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秘訪俱以遊客干李守貞
 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
 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即魏岑請出兵應之唐
 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竟金全與諸將
 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淵川皆羸弱請掩之金全
 敢言過淵者斬及募伏兵四起金誠聞十餘里金
 鼻可與之戰乎時唐上卒厭兵莫有關
 志又河中之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

發明
 其義
 始見

書唐救李守貞蜀接鳳翔亦予之乎曰非也守
 貞鳳翔既書反則接之者為不義矣此事觀之

南漢遣兵擊楚取賀昭州

撫實

綏越郡唐初復為賀州後改為臨賀郡宋仍為賀
 賀縣常為治所元初以桂嶺縣省入本朝初省臨
 併入州尋改州為縣屬平樂府昭州唐初所置
 初屬嶺南道天寶中改為平樂郡乾元初鎮為昭
 州

時初屬南漢米開寶中仍為昭州屬廣南西路金初
元大德中改為平樂府 本朝因之改隸廣西布政司

○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王景崇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屯散

關敗漢兵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特李守貞還

副使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

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番於此成

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

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漢乾祐二年 是 考異 按漢隱帝不改元此當分 春正月

歲凡四國三鎮 是 注漢隱帝仍稱乾祐二年 春正月

李守貞遣兵襲漢柵大敗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

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

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裨將李

繼勳先進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

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欲

收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醪酒於村墅成貫與不責其直

選驛多解由是河中自潛行入秦威乃下令將生

搗宴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

下首違軍令何以 齊眾立斬以徇

二月漢以靜州隸定難軍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

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勅之邀其重賂朝廷

亦以恩澤 亦以恩澤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晉李太后請契丹主請依漢人成寨之側給田耕桑以

自贖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

路遺令焚骨南向賜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

者耕以給食頃之德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宠姬

趙氏而去

三月漢以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漢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漢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漢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漢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漢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德瑛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
諫於貢院門蘇寔言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
德瑛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
也此乃公卿欲辱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城遣之
德瑛疏
音充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視之者為羅卒
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書法

綱目書六曰六詳漢安帝末初二年而書晝見
者二晉惠帝永康元年是年骨六亂之世也舍

是無書太
白者矣

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詣漢軍降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李守貞出兵攻長
圍郭威遣都監吳履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安敗走奪其
攻具擒其將魏延問王繼勳帥其眾千餘
人來降威味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

趙思綰結將食人引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
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綰少時求
為左驍衛上將軍李嗣復張氏曰君今拒之且為惡乃厚
他日必為叛臣嗣復張氏曰君今拒之且為惡乃厚
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爾君我欲自殺妻曰曷若
拜伏如故禮肅曰是手取來且許我欲自殺妻曰曷若
勸之歸因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陳讓能說
思綰曰公本與同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
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獻然改圖朝野必喜自可不失富
貴勳與坐而待斃思綰從之遣使請降於漢漢以為
華州集覽
至來句絕至去
吏反頰效也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
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
請圖之數計之從義與郭監王峻入府合召思
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發明 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脩論之當矣然獨
君之罪而王守恩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守恩自有貪鄙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
攻勝負皆不可與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
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誥等固爭
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
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管引兵還希廣遣
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一統志云潭州隋初所置治長沙郡中初置欽化軍節
唐改置潭州天寶初復為長沙郡中初置欽化軍節
南五代初唐為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荆湖
州府後復改為長沙府屬湖廣道開州隋初所置治武
陵縣大業初改為武陵郡唐復為開州天寶初又改武
陵郡乾元初復為開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
順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為開州後改馬州陞永安軍

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初陞常德府屬湖廣道
改為常德路本朝復為常德府屬湖廣道

書

潭州何楚王希廣所治也希萼稱兵則罪也曷
不正矣綱目所不弔也故希萼不書寇希
廣不書討皆書攻其見殺也不書弑書殺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
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
賜請禱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
如一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者以郭威不專有
其功推藩鎮缺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
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羨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一人立功
而軍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
變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
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集覽

帝六年軍及猶

言延及也

畫

此高歡分封邑以頌勲義之遺智也高歡不書請癸丑年此其書請何罪從之者也威於是已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弘做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紂民遺丁以增賦弘做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卒

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戰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卒

契丹寇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考證 寇當作〇十二

趙暉急攻鳳翔周榮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卿

暉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為慶辭醜語太后

翼成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

習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唐以留從効為清源節度使

為泉州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度於此宋改為平海軍元改為泉州路木朝改為泉州府屬福建道

歲四國三鎮漢亡春正為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書法

自漢高之初書軍士死者吏為棺歛送其家庚

暴骸書請高麗葬隋戰士自貞觀至今又若干年矣

而有收瘞河中鳳翔遺骸之書漢人及此亦近厚矣

故書予之於是有僧已聚二
十萬民之於毒可勝悲哉

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
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劔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
數百人以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遣
使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擄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
鳴鼓止于江涓程勒兵出擊唐兵大敗之執文徽士卒
死者萬人誨全軍歸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
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寮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裁其粗賦除其餘
役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難為
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故人愛之如此使
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氏不如劉君哉

書法 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交何錄循吏也
五季之世如審交者鮮矣故特書之

夏四月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

漢主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至是高
行周等十餘人入朝詔皆徙鎮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
之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入朝
厚結史弘肇護國節度使問者駭之
書法 於是徙鎮者十餘人不書書王饒
議失刑也守貞之亂饒密通焉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
使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
曰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
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應
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制
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曰昨
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揚州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
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

毛維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是將相始有
 隙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聞其事遂害
 馮之弘肇大怒以醜語詬達吉欲歐之逢吉起夫弘肇
 索劍欲追之揚即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
 何地顛孰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使宣徽漢王
 峻置酒和辭之不能得胡氏曰書生記誦而不知埋文
 士浮華而無實用誠能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
 大訓而廢之則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
 陷之黨鋼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
 不累其國者也初以稟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
 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
 變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覽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太平然後議其任
 爾階之黨鋼漢靈帝時詔捕黨人張儉李膺等百餘人
 皆死獄中諸所冀術皆天下善士殺之黃河唐昭宣帝
 時李振翼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及朱全忠
 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殺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從之
 書法外書制如故何讖也留守都而制樞密之務是以
 非譏辭綱目書如故四詳唐肅
 宗寶應元年舍是無書者矣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榮本姓榮父守禮郭威之妻
 允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漢以折德辰為府州團練使

集覽

折德辰折姓也音
 之列反辰音矣

正誤

折德辰今按當作食列切宋人雜書記趙鼎折彥質
 罷政同贊各似呼趙鼎折然則當時固與鼎折足之

折同

德辰從阮
 之手也

郭威赴業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當
 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
 惡之間所宜明審避吉揚抑如弘肇皆先帝舊臣願
 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歛容謝之

音

廿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遂成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統業
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漢乎何誅

六月河決鄭州○秋七月馬希萼以群蠻攻潭州

希萼既敗歸乃誘辰淑川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
素間長沙帑藏之富大喜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將
陳璠張延嗣黃勳起
集覽辰淑辰本漢武陵郡陳璠
皆敗死潭人震恐
淑本唐時巫州後改淑州宋改沅州又辰州淑
浦縣有淑溪水出御渠山注于沅淑象呂反
志云辰隋之州名治沅陵縣大業初改為沅陵郡唐初
復為辰州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為盧溪郡乾元初復
為辰州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北路元世為辰州路
朝改為辰州府隸湖廣道
因之隋改為辰溪縣屬沅陵郡唐初折辰溪置淑浦
縣屬辰州宋元金俱仍舊
書法前書楚馬希萼攻潭州此則為不書楚外之
亦蠻也故外之自
是希萼不書楚

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戰手馬杜重威李守
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
馬后尚無恙其從者亡
集覽帝元光五年

書法書存中國也自徙黃龍每動綱目悉書之不書
二年故
隋后

發明石晉既滅久矣然綱目猶惓惓不已故前書契
丹之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此書故晉太后李氏
卒于契丹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為
立國不義夷狄共功者之戒耳其旨深哉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兵助之

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
勸以敦睦希萼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攝藩于唐乞
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
何敬洙將兵往助希萼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焉希萼還戰楚兵大敗

劉彥瑀言於楚主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
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徑入朗州
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瑀入朗州竟父老
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斫其後希萼遣兵
戰彥瑀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
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深泣不知所為
言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
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彥瑀
敗遁歸朗州擊之士
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
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
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
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
也若

焉希萼將兵攻潭州

楚王希廣遣其屬孟駢說焉希萼曰公志父兄之讎北
面事唐何異衣譚求救於曹公耶希萼將斬之駢曰駢
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
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
之兵趣
長沙
集覽
次譚求救於曹公漢末袁紹有三子長譚
來救於曹操操救之譚復背操操
攻取斬之在漢獻帝建安十年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作弒其主。按凡例僭國無統則曰某人弒其君某此郭
威實漢主之臣上既書反下當書弒且湘陰公未嘗即位
君臣之分未明舊史書殺湘陰公於宋州綱目特書威弒
以示戒竊意當從提要為是尹氏曲為之說非朱子筆削
之意也然此條郭威上
漏侍中樞密使五字
考證
曰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

實有罪權其輕重而折衷之夫隱帝無道君主也况郭威受太祖託孤之命則當於其襲位之初以道正之臣救其

惡豈可因其釁隙遂為篡弒哉發明以隱帝有罪而折衷之臣弒君何折衷之有新安汪氏曰秦二世隋煬無道

誤殺當作弒猶其君長猶皆以弒書今正其宿衛王章掌財賦郭威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

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據廢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之國家粗安然章聚歛刻急舊制

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耗章始令更輸八十出

者七十謂之省陌犯鹽警酒麪之禁者錙銖偷滴皆死由是百姓怨怒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

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裝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石鑿倖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郭等

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錡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

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九

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讒也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弘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

事不可謀及書生儒快誤人大事等不可告闕晉卿晉卿恐

事不成請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別章入朝殿

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

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郭威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

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

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

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

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錡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

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

愕執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

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誅極其慘毒嬰孺無免

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

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魏

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各素著
 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
 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郭崇威
 曹威及諸將告以郊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郭崇威
 諸公披荆棘從先帝何心獨生君輩當孤奉之行詔書取吾首
 家今諸公已死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
 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
 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
 朝自詠蕩滌鼠輩以南清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
 若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彦超曰其養子榮鎮鄴
 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彦超曰其養子榮鎮鄴
 七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慕容彦超曰其養子榮鎮鄴
 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也慕容彦超曰其養子榮鎮鄴
 妻登城招之可戰而下也慕容彦超曰其養子榮鎮鄴
 計耳郭威主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
 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
 內養驚脫規郭威威獲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請
 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請
 罪陛下若快臣為有罪不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請
 付軍前以快臣心臣敢不無諭諸軍退歸鄴威趣滑

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
 且論之曰聞侯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
 各不若奉行前詔吾死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
 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狗於
 眾曰我公處分侯克京師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踊躍漢
 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克京師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踊躍漢
 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
 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
 丘人情怙懼太郭威軍卒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故欲出之
 曰揚郭胥吏郭威軍卒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故欲出之
 豈預知威之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
 史在朝亦安能遷賢於揚郭威使隱帝驕侈不生變幸不
 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郭所謂要害大鎮正
 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謂要害大鎮正
 國而係濤密使未必能篡位邪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
 在而不係濤之言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
 視北軍猶蟻易輕也漢主復遣表義劉重進等帥禁軍
 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表義劉重進等帥禁軍
 與侯益等會也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
 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彥超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

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
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
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
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
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
日將還宮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上射漢主左右漢主
轡西地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上射漢主左右漢主
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誅射之威自
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初作坊使賈延徽有
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隣欲併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
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益厚獲劉誅李洪建
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獲劉誅李洪建
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脯乃定遷隱帝梓宮於
西宮或請如魏高貴卿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
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與罪已大矣况敢賊君乎馮道
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胡氏曰道嘗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
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
者謂道能說誤矣是

集覽

也據據據俱運反撫之石反並訓拾
屈威其說誤矣是

撫秦法類師古注璽撫收拾也此輩後之淫弄不知
橫握把也筭籌也所以計歷數者其法用竹符一
六寸二百七十把二枚而成六爪為一握維大經曰五代
史作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案筭子本俗語歐陽
公據其所言不如書之有古意溫公謂鑑改作後之淫弄
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許見鶴林玉露蘇從注見前唐
德宗貞元十二年丙養鸞脫內養宦官也黃門之屬驚
脫內養之養名養去聲鸞音聖鸞鸞莫結反鸞母總反
列子蠟蠟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翻陽而死莊子謂之
醯雞爾雅蠟蠟細蟲似蜻喜亂飛郭璞云蠟飛磔則天
風春則雨言將風則旋飛如磔一上
一書法
書官以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又將益
何承祐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其不書弒
書殺以為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夫而已耳故特
於未成君之類而獨簿於立三年之承祐哉綱目豈厚
於書殺者八詳周赧王四年唯承祐以獨夫書殺為
變例

書法

馬

馬

漢主一旦無故屠其大臣故郭弘肇章皆書殺而不免書反者威有令將之心因亂而為已利也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故也權其輕重而折衷之茲綱目之所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贇

武寧節度使注見秦始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之子嗣太后曰勳之養視如子郭威與峻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諸將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後誥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慶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備也所儀黃之中討論擬定皆得其宜

注蒼采莽反卒亡沒反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焉希廣遣蠻兵圍玉潭攻許州刺史王贇拒之希廣使人謂贇曰公非馮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先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廣慙引兵去至長沙馬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馬希崇李彥溫韓禮拒之

贇

至潭五代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群臣請之也

壽法

綱目詳漢惠帝七年合是無書者矣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毅為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二人皆郭威之黨也故書之以見大權之所歸

○漢誅劉錚及其黨

劉錚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錚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毅屢為洪建請威不許

書法

於是戮及洪建不書何專罪錚也趙村之變錚有罪而削其官甚快之之辭也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伏誅

質實

一統志云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初隸江南道

開元中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江縣省入改屬夔州路蜀四川夔路元初因之以清江縣省入改屬夔州路本朝初改為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湖廣道

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契丹入寇屠內丘陷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考證

當去

二字陷

質實

一統志云內丘隋之縣名初屬趙州尋改屬邢州唐朱金俱仍舊元屬順德路本朝因之改屬順德府饒陽注

見漢帝文更始二年

○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馬希

冀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惡其曠直希廣獨隣之以為強弩指揮使師高常欲為希廣死及閉兵至師高登城望之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獄籠之後至水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獄籠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恃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可瓊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詐稱巡江與希萼會約為內應彭師高一日見而叱之拂衣入見曰可瓊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漢紀九十五

三

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獲許侍
 中之子豈有是邪師焉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何隨
 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胡
 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朗州將何敬
 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去擊之易破也朗人
 雷暉潛入禮寨手劔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貞等乘其
 亂擊之禮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揮使吳
 宏小門使楊藤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
 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援軍不救彭師高戰於
 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
 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彭師高投禦於
 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高投禦於
 地大呼請死希萼嘆曰鉞石人也肯不殺希萼入府捕
 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
 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
 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以悔之乃賜
 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高葬之於劉
 陽門外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劉
 擴古猛反說文大擴擴不可附也前漢房鳳傳後魏
 曰擴擴亡秦滅我聖文注擴師古曰擴粗惡貌言無

漢劉贛發徐州

也巫覡說文能齋肅事神明者覡音刑狄反在男曰覡
 在女曰巫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注說云男陽有兩稱曰
 巫曰覡文陰不變質實一說志云魯隴山名在長沙府
 直名曰巫無覡稱質實善化縣西南亦名靈麓峯即衡
 山七十二峯之一上有嶽麓書院下有石方平士人於
 此望拜南嶽各拜嶽石嶽陽三國吳之縣名屬長沙郡
 取瀏陽水為名隋省入長沙縣唐復置屬潭州
 宋仍舊元陞為州本朝復為縣改屬長沙府

贛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敬練使楊温守徐州與馮道等
 西來在道仗術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
 數日贛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
 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子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贛以太后
 詔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待中自
 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

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
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無諭大梁士民勿有憂
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
遣馬譚將兵詣許州軍變遣郭威忽至宋州贊大驚
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衛衛贊曰
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急召張令超諭以禍
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商說贊曰
崇威視瞻舉指必有其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
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
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
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
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子郭威召
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馮公事胡氏曰郭威
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須馮公事胡氏曰郭威
既入京師雖未募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慶
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
取也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
腹心董商賈貞等數人太后詰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

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詰以侍中監國百官
饋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醉揚言歸者儻州
兵扶立今步兵亦集覽宿留句絕或作須留本榜道
欲扶立威斬之注顏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增韻注隣
實一統志云兩陰劉宋之縣名屬湘東郡梁以縣置岳
陽郡及羅州陳羅州有郡隋初廢郡併湘陰入岳陽
縣尋改岳陽曰湘陰屬色陵郡唐以羅縣省入岳陽
州宋屬潭州元陞為州本朝改為縣屬長沙府

南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廷冠帶參
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書法綱目書女侍中者三魏元陸

周太祖郭威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春正月郭威
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
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陵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之
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
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入罪反逆無得謀
及親族籍沒家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
漢高祖陵職負官人薦享守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更
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
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其
弊初揚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
同軍將補都押牙孔月官內知客其入自持敕補多專
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弘肇親吏李崇矩
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
家資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
弘福周主賈之使隸皇手榮帳下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
太后

書

以自遷為文怨周主也終綱目太后以自遷為
文者五贊昭聖元平元年終綱目太后以自遷為

井平元年褚氏書術居唐憲宗元和十五年郭氏書
居文宗開成五年蕭氏書遷居是年合是無書者矣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剛隱帝遇害欲起兵帝向蜀迎立湘陰公乃立曰
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
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
相公即位然後還願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
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
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其心家老妻願
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
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
勿以憂集覽天行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孟建注見
為憂漢帝玄更始二年徐州相公謂劉贊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揚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暖徐
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書法故將何予義也故書舉兵書死之終綱目書
故將七陳安晉元帝太興三年麻秋張賀度都

通鑑綱目卷八十八

晉書

卷八十八

帝永和二年劉黑闥唐辛巳年鞏廷美皆予義也惟利幾於楚故將書反漢高帝五年公帥藩以成都故將書冠晉惠帝永興二年為

誠辭合是無書故將者矣

發明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忘舊君以他日城陷見殺遂以死節書之也然廷美之死歐

陽氏雖甚嘉之又疑其死狀不明夫既堅守不為死而後已尚何疑之有哉至胡氏又以管既見殺廷美

復何所為之說則是人臣以存亡易節有所為而為之豈所以為訓耶然則欲知廷

美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契丹使至大梁

契丹之攻內立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請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

書至大梁何不為周使也於是契丹遣使於漢至則漢亡矣綱目紀實故不書遣使如周是故

唐末立國則止書契丹使至大梁是年皆錄實也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無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待衛司從赴鎮

周主為故漢主承祜舉哀成服

書法漢書為義帝發喪予義也此其書何著歎也前承祜於日之意微矣故葬于頴陵不書是年八月

漢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彦超遣使入貢于周

○漢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彦超遣使入貢于周
泰寧軍唐乾元初所置治瑯琊丘縣五代周改為兗州後為泰寧軍重和初改為襲慶府金仍為兗州復為泰寧軍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為兗州隸山東道
路本朝初陞為兗州府隸山東道

彦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考證

分注當書是為北漢

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
 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
 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讓為
 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
 出號不得已而稱之願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
 邦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
 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相陰公死哭曰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集覽 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份注見梁武帝中大通
 熙十一年胤注見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憲注同上年
 實一統志云宋州隋初所置治宋城縣大業初改州曰
 改歸德軍宋陞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
 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

入改屬開封府降五代漢之州名治祁縣周末廢之坊
 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三十五里沁水之州名治沁水
 初改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
 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隕路本朝初以
 附郭銅鞮省入直隸山西道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元初
 改為箕州中和間復為遼州宋熙寧初為樂平郡乾元初
 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初為樂平郡乾元初
 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金仍舊元屬平陽路石離
 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山西道石後周之州名治石離
 縣隋初改為離石郡唐初復為石州天寶初改為昌化
 郡乾元初復為石州元因之 本朝以離石縣省入改
 原郡

書法 廢以相陰公見殺而書弒皆綱目之變例也湘
 陰書弒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
 劉崇稱帝以漢冠之予崇正也
 發明 既於漢主承祐則書殺於相陰公贊則書弒承祐

耶夫隱帝信用群小屠戮大臣趙村之竄死於亂
故綱目但以殺書之至於湘陰之事或既與
之又奉太后之命遣相將奉迎則固欲戴之為君
為漢社稷宗祧之主矣威為漢之臣子而戕其
宗祧之主則其罪有所歸矣書法如此夫豈過
夫劉崇稱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崇有紹續本國
意故亦書而及之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豈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
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
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
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盜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
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
辭而不處胡氏曰使峻持是心而不變豈有商頌之責
乎
集覽 隆吉所以族李崧事在漢隱帝乾祐元年商頌
在後年史記河渠書穿渠引微絲各在馮翊商頌山下
在後年史記河渠書穿渠引微絲各在馮翊商頌山下
在後年史記河渠書穿渠引微絲各在馮翊商頌山下

商州小顏云顏又姓字商山之顏譬如人之顏頤也亦猶山嶺象人之頸頤

書法 嘗書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矣漢光武建武十
元十五年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三種矣漢安帝永初
六年於是復書周罷四方珍食皆美之也又詔百官
各上封事周主即政之初於是封事周主即政之初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書法 書伐何漢正周篡也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

晉之軍名治澶水縣漢周因之宋陞為開德府徙治濮陽
縣金初改為澶州後改為開州屬大名府元仍舊本朝
以濮陽東明二縣省入仍改屬大名府

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中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發明 古人於汲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自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

楚遣使入貢于唐○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宦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飾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書法 書美崇儉也蕭齊書去乘輿金銀飾則為識矯也周祖書毀漢宮寶器則為美誠也

發明 亂極生治此天地盈虛之數也五代之亂極矣周主始得國而罷貢獻珍異毀漢宮寶器又詔百官上封事此皆亂極生治之意也故綱目比而書之亦所以為斯世幸爾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然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六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書法 綱目前書夷蠻借兵七矣未有書乞師者書乞師何卑辭也志雪讐耻雖卑辭無貶焉借外兵之辭五莫卑於乞師莫急於求救石敬瑭詳漢高帝四年

發明 北漢復讐其實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則是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未幾又受其册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為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楚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山政刑紊亂籍民財以賞士卒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邊鎬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楚小門使謝彥頤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希萼使坐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

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

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我輩從大王出萬

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

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

及吾曹帥眾逃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

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死傷殆

盡逵等以希萼兄舊覽以首面有籠注見宋

于光惠為節度使舊覽明帝泰始元年面首

周克徐州輩廷美死之○周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

元帥○夏四月唐淮南饑周濱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糶穀周

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蜀以伊審微知樞密院事審微蜀高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

濟為已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

衰矣

吳越奉其廢王弘俶居東府吳越王弘俶徙弘俶居東府為築宮

室治園圍娛悅之歲時饋甚厚

書法衣錦軍書遷戊申年此其書奉何嘉弘俶也於

然則前書故王此則曷為以廢王書若曰廢矣

人能奉之厚之至也綱目一字之旨深矣哉

北漢遣使如契丹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未約歲輸錢十萬

縉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播姪請行冊禮

周遣將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于北漢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

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

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

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

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
抗既善譬喻以開主意

集覽

抗慨抗口朗反慨口慨
反顏師古曰抗慨竭誠

也又凋儻貌慨通作慨
晉陸機議論抗慨是也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後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
以辰州刺史劉言驍勇得夷狄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
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
光惠推言推武平留後求節於唐亦稱藩于周

書法

節度使何馬光惠也愚
懦嗜酒故削之不書

契丹遣使如北漢册命其主崇更名晏○契丹燕王述軋
弑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
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作亂弑契丹主而自立齊
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軋立述律為帝改
元應曆北漢王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

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
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書法

於是兀欲約漢伐周引兵會之諸部不欲以是
遇弑則兀欲蓋近乎知
義者矣故進之書弑

楚將徐威等伏誅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

復立希萼居衡山

考異

提要伏誅作亂
據永注當從提要

希萼遣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帥部兵立寨于城西
隅以備朗兵不存撫殺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
其謀希萼宴將吏威等使人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
徒執斧斤白挺聲言繫馬套至坐上縱橫擊人希萼踰
垣走威等執囚之殺謝彥顯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
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
奪之罪希崇發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
多矯妄國人初希萼入長沙彭師高雖免死猶杖
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高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
高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

偃與其季父巡官匡凝謀帥莊戶鄉人與師曷共立希
 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召募
 徒眾數日至萬餘
 人州縣多應之
 馬前又韓愈祭柳子厚文天脫
 馬羈注馬絆前連之以羈馬
 郡隋以湘西湘鄉二縣省入屬潭州復屬衡州後又屬潭
 復徙治於此屬衡州本朝
 州元屬衡州本朝
 因之改屬衡州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
 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將兵
 萬人趣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
 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希崇帥弟
 益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
 廩賑之楚人大悅胡氏曰拓跋恒言既不用杜門不出
 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向者杜門何意
 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

嘗去官所以至是不能自免耳使其當希
 聲殺高柳之時退耕於野則無此辱矣

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質實 晉州注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平陽

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
 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
 敢與都指揮使史彥
 超何徽等共拒之
 年熙二

書法

書法 契丹何正也盧芳匈奴連兵入塞則書寇於是
 芳以為昌引夷人伐是亦夷也故書寇劉崇漢統周
 主築立事與東漢之初霄壤矣故雖契丹亦得書伐
 所以深咎周也然則曷為先契丹漢受其冊也故先
 之綱目子義惡非多是故隋氏纂周則突厥以千金
 公主而得書伐隋周主纂漢則契丹以北漢而得書
 伐周皆特筆也其為為義之勸非義之戒至深切矣
 終綱目以外加內
 書伐者二而已

發明 契丹狄也。不書寇而書伐，固有北漢存焉。北漢主兵而契丹加其上者，彼固自屈於契丹也。狄漢會伐而不殊，狄與漢者，漢既與之共功，則不得而殊之也。書法如此，其嚴矣哉。

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

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郡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待宴，言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集覽 入忘其亡為句，言楚人皆如忘記其楚國之喪亡，蓋德劉仁贍撫納之而人心安故也。

唐以邊錡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錡為帥。錡趣希崇希萼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勸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

十一月周遣王浚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馬氏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將兵屯境上，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兵備之，以為桂州都監。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馬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奄至城下，希隱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巡屬盡有嶺南之地。實覽 一統志云：蒙州唐初所置，治立山縣，屬南之地。五代晉所置，治清湘縣，隸永州。宋隸荆湖路，元改置全州。路本朝初改，路為府，後改。為州，省清湘縣入焉。隸桂林府。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十二月朔詔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泥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勅罷親征

書法 主將行王峻諫止不然則慕容入汴殆非虛語矣終綱目救書不果行一而已

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質實** 鄆州注見唐憲宗元和七年

泰寧節度使慕容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主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閻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王峻引兵趣晉州南有蒙阮之險峻憂北漢兵據之間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

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曉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進之峻猶未決明日乃遣指揮使樂元福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得度元福曰劉崇氣衰力備很俱而適追由是北漢兵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不乘此剪撲必至晉陽士馬什死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遂還契丹北至晉陽內供軍國外奉契丹 **質實** 蒙阮注進取北漢土春民貧入周境者甚眾 **質實** 見晉安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 **質實** 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質實** 洪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舒州注

見漢獻帝建安四年晚城 **質實** 唐主嘉慶偃武師焉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師焉為殿直都震欲賜予甚厚

台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八

綱目

文政三卯

